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九十二回 張太師蓋棺詐死 海操江復任微行

為奸為佞苦營求，禍到頭來死便休。 今日蓋棺還不死，豈伊不死學莊周。

且說皇爺聽海瑞陳奏，一一依議，傳旨：克期宣進徐王兄，先即速帶羽林軍去抄張居正家產；一面準備夾底棺木，將張居正放於底下，上面用銅封好。海爺領了金銀緞帛，押著棺木，來到楊營。

楊豹接入帳中，謝過賞賜，便對海爺道：「海大人，不知奸相怎生面目？求開棺蓋，與末將一觀。」海爺道：「這也不必了。二位將軍，老夫備有水酒，帶同門下林天佐，與二位送行。」說罷，就命家將排酒。楊、焦二將領了酒席，立刻傳令兵馬退回。

海爺帶棺木回朝，面奏皇爺道：「臣蒙聖旨，犒賞楊家兵馬，並驗棺木，他已遵旨退兵了。」皇帝聽奏大喜，忙令內監打開棺木，放出張居正，令他速速回鄉養老。又傳聖旨：「升杜元助為禮部侍郎，林天佐為翰林學士，荊州理刑孫成為掌堂都御史，海瑞復任南直操江，賜飛龍旗二面，尚方寶劍，五爪龍袍。欽哉，謝恩！」各臣三呼萬歲，叩首謝恩。皇爺駕退後宮，諸臣出朝。

海爺回府，便叫海洪後堂請出夫人相見。夫人道：「老相公，喚出妾身有何吩咐？」海爺道：「老夫人，下官蒙聖恩復授南直操江，即欲上任。我想前日在南直為官，倏忽光陰又是二十餘年了，不知目下民風如何？我依舊私行到彼，察訪奸惡，不便帶家眷同行。夫人只在孩兒衙中，頤養優游。我恐同僚餞行拜送，又要耽擱多日。那南直貪官污吏、奸惡頑民聞知，得以潛蹤斂跡，故此女兒、女婿也不與他說明。明日就要起身了。」夫人說道：「老爺呵，你今年紀高邁，比不得中年康健，凡事務必將就罷。」海爺道：「夫人，又來取笑了。我是老江湖了，何須夫人吩咐？海洪，你叫轎子送夫人到太爺衙中去。」

當時夫人拜別，上轎去了。

次日海爺起來，便叫：「海安、海洪過來！」二人應道：「老爺何事吩咐？」海爺道：「海安、海洪，我與你三人，是老伙計了。如今原扮作山東賣花椒的客人，往南京走了。」二人聽見，暗暗埋怨道：「這不是真真活受罪了。」只得收拾行李，主僕三人改扮，頭戴白氈帽，身穿海青布衣，青牛皮鞋子，紫花布襪子，背了袋子，出京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江南池州府青陽縣，有一人世代科甲人家，姓周字國治，少年入泮，走過十五遍文場，總不能中試，只博個副榜貢生。妻秦氏，不幸早逝，雙生二子，長子名文桂，已經入學，娶媳婦金氏早喪，又繼娶袁氏。只因媒人之語誤配婚姻。那袁氏父親叫作袁有相，有名光棍。大兒袁阿狗，次兒袁阿牛。父子三人，俱是無賴凶徒，欺負周家父子俱是書生文學，較討盤禮儀儀聘禮，件件費嘴費舌。國治恐媳婦過門不賢吵架，故此送文桂招贅入門，望他夫婦和睦。不想這袁氏原是惡婦，嫌丈夫懦弱貧苦，終日吵鬧不堪。周文桂無奈，稟過父親，遊學進京。幸得次兒周文玉娶媳張氏，美貌賢德，夫妻雙雙孝養公公。生下一個孫男，名喚觀德，年紀長成一十三歲。孫女蓮香十歲。此時雖然家道貧窮，幸而子孝媳賢，得以相安過日。

那一年，天年荒歉，文玉失館，閒坐家中，未免口食不給。

國治只得使文玉至袁家探問文桂信息。下午文玉回家，國治問道：「你去袁家探問，嫂嫂怎說？」文玉道：「爹爹不要說起。

孩兒到袁家探問，嫂嫂便開口大罵，並道哥哥並無書信寄回。

孩兒不信，查問左右鄰里，多說哥哥遊學在京，學習刑名之業。

前年蒙登萊道請在衙門，今春春有銀信回來，想必是袁家父子吞去。孩兒聞得此言，又與嫂嫂理論。可恨那袁家父子出言詈罵，竟將銀兩埋匿，只把空信擲還。孩兒無奈，只將空信帶回，與爹爹看過。」

國治接過書信一觀，內說：「不肖遊學至京，與登萊道唐公傾蓋相知，帶往衙署掌管刑名。因思二弟在家，館金無多，就與東翁說了聘他主使。今寄回銀五十兩，半為父親薪水之用，半為二弟盤費。乞即遣他起程。」國治看完，罵道：「賤人！

如此可惡，把銀兩一起侵吞，毫無一些與我。只是這機會錯過，如何過得日子？兒聽：我想你好友趙廷章，仗義疏財，濟人急難，你去與他商量，或肯周濟，亦未可知。」文玉道：「父親主見極是！」即刻別了父親，到廷章家中。

廷章接入，分賓主坐下。茶罷，廷章就開口道：「周兄，到此有何見諭？」文玉道：「小弟與仁兄忝在知心，不揣貧窮，一向不識進退之言，與兄相商。只因家兄在登萊道作幕，念小弟在家貧苦，難供甘旨，特寄白銀五十兩，半為家父薪水之供，半為小弟路途之費，命弟到署中辦事。不想惡嫂父子將銀兩一起侵吞。老父氣塞，無奈著弟向仁兄相商，意欲求借些小盤費。

但不知仁兄可肯玉成否？」廷章道：「此乃小事，何必掛懷。

弟便依仁兄所寄之數，一半與老伯安家，一半與兄盤費。但有一說，令尊老伯年逾桑榆，令崑玉遠離膝下，倘有些微所得，亦當即刻回家奉養，不可貪圖厚利，久羈異地。」文玉道：「仁兄金玉之語，弟當銘刻。」交付銀兩，兩人辭別。

文玉回家，對父親說了。國治甚喜，叫兒子預備行李；擇日起身。到了這日，文玉對張氏道：「賢妻，我只因家計艱難，不得已出外謀生。你公公膝下無人，專望你小心服伺，愚夫感德不忘。」張氏道：「丈夫放心，妾身頗知婦道，豈敢怠慢公公。但官人路上風霜，切宜保重。」文玉道：「不須吩咐。」

當下辭別了父親，背了行李，出門而去。

不想國治年老，因兩個兒子俱離身邊，未免悲傷，染成一病，張氏甚是憂愁。一日，備下小菜湯粥等物，同觀德、蓮香來到公牀前，道：「公公請用這薄粥。」國治勉強吞了半碗。

張氏道：「公公呵！伯伯與丈夫遠離家鄉，但願公公身體健康。

不日二人自然回家，父子團圓。」國治道：「媳婦，但願如此便好了。」那觀德、蓮香也叫道：「祖父大人，今日身子可好否？」國治道：「孫兒、孫女呵！難得你二人小小年紀，也知孝道。公公年紀八十，不為無壽，但願你讀書上進，榮宗耀祖，我在九泉，也得瞑目。」觀德道：「祖父大人，不是孫兒誇口，若肯苦心攻書，管取龍章寵賜，報答祖老親恩。但願祖父身體康健，壽增百歲。」國治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個有志孫兒！」

再說那周文玉，只為家貧失館，蒙兄寄銀相招，往登萊道作幕，可恨惡嫂將銀侵吞，以至束手無策。多虧好友趙廷章贈送盤錢，得以起身。但是父老家貧，妻賢子幼，未免掛懷，這也無可奈何。你看紅日西沉，難以行走，前面一排招商飯店，不免投宿一夜。

文玉走進店前，只見一堆人簇擁著一個少年書生，在那裡爭論。聽得店主人說道：「你身無行李包袱，什麼人敢留你過宿？速速往別處去罷。」文玉見了上前，呼道：「兄長，你出門為何不帶行李？難怪店家不留。但小弟看你身雖狼狽，相貌不凡。請問尊居何處，出外何干？」那後生見問，兩淚交流，沾了一衣襟，道：「小弟家住揚州，父親現任司馬，母親親命夫人。小生姓楊，名龍貴，曾經入泮鬻門。只因今秋鄉試，屆期收拾行李上路。主僕二人前至深山，忽遇假虎四人，將我主僕二人唬倒，行李搶去，衣服剝了。小僕與他爭奪，被他殺死。

我捨命奔走，一路求乞至此。又聞大盜劫劫皇楨，地方保甲嚴禁，不許容留生面之人，故此哀求店主暫歇一夜。」文玉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卻是一位貴公子。但此去揚州，卻也不遠。也罷，待我與店家說明，相留同宿一宵，明日再作計議便了。」說罷，便與店家說明，請龍貴同進店中。

用過晚膳，收拾同宿。龍貴問：「仁兄貴處尊名？乞為示知。」文玉便把鄉貫姓名說明，又道：「兄今身五分文，如何走得長路？弟薄有盤費，願分一半與兄。」龍貴道：「原來仁兄也是聖門弟子，又如此義氣，小弟此去倘得僥倖，少不得就要上京，必要到登萊道衙門拜謝。」二人說罷，一同安宿。

次日天明，文玉起來，取出白銀十兩，衣衫一套，相贈龍貴。龍貴再三稱謝。早飯畢，二人攜手出店。行到三叉路口，文玉道：「小弟不送，就此分別，後會有期！」龍貴道：「小弟與仁兄萍水相逢，邂逅相遇，何幸不才叩蒙厚德！小弟今日分別尊台，希圖上進。倘異日少能寸進，自應結草銜環以投大德。」說罷相別而去。文玉獨自一人，曉行夜宿，迢迢只望登萊而走，未知何日得停。

再說那袁家父子，自從文玉討銀之後，心中恨恨不忘，每同二子相議，意欲謀害周家父子性命。忽見阿牛進前說：「爹爹若要謀害周家，兒有一計。」不知阿牛是何計策，下回分解。